

翠华山

○李昊

从西安城南行，过太乙宫镇，路便进了山。环山路在这里拐了一道弯，翠华山的入口就藏在弯道尽头。两侧的山渐渐高起来，树也密起来，柿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红彤彤的果子还挂在枝头，鸟雀在枝间跳来跳去，啄着那残存的甜。空气里浮着一层草木将枯未枯的气息，淡淡的涩味，像是山在秋天里呼出的一口长气。

翠华山原名叫太乙山的，汉武帝元鼎五年，朝廷在这里拜谒太乙神，从此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可民间却另有一套说法，讲的是泾阳一位叫金翠华的姑娘，不愿接受兄嫂包办的婚姻，夜奔终南，藏进山中。兄嫂带人追到山下，忽然天崩地裂、巨石翻滚，翠华化作仙人而去，太乙山从此改叫翠华山。传说终究是传说，但老百姓总愿意相信，一个为自由豁出性命的女子，值得被一座山记住。山不言，人代它言；石不记，口口相传便是它的碑。

天池是山崩之后的遗迹，水沉沉地绿着，静卧在群山的怀抱里，像一面被人遗忘的古镜，照过云，照过鸟，照过无数过客的面容，却什么都没留住。四周是劈开的残峰断崖，玉案峰、甘漱峰、翠华峰三峰鼎立，壁立千仞。细看那崖壁，处处都是当年崩裂的痕迹，巨大的岩块横七竖八地堆叠着，有的相抵相撑，悬在空中，仿佛随时会再次坠落，却又稳稳地停了不知多少岁月。毁灭之后，留下来的是另一种秩序，比人为的整饬更叫人敬畏——它不承诺安全，只呈现真实，却在真实中生出一种奇异的美。

风洞和冰洞藏在崩落的巨石之间。风洞入口并不大，刚走近便有一股凉意迎面扑来，清冽得像秋天的深处，是石头把漫长的寒冷一口一口吐出来的气息。冰洞更深一些，洞壁的缝隙里结着一层薄冰，在暗处泛着幽蓝的光，像

一小片沉入地底的天空。当地人讲，这里四季结冰，外面越是暑热，洞里越是寒气砭骨。伸手触摸那冰，凉意从指尖直抵心底，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确定。这凉意存在了多久，没有人能说清，只知道自从那次地动山摇之后，这些洞穴里的冰便再没有化过。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看不见的崩塌，竟有如此磅礴的体量。几亿立方米的岩石从峰顶倾泻而下，填塞了河谷，积水成湖，形成了今天的天池。那些被撕裂的岩层，那些因毁灭而新生的水与洞，就那样陈列在大地上，把一场劫难变成了风景。每一次崩落都是失去，每一次失去又都是重建——山石倒下，湖面升起；裂缝张开，洞穴成形。山不抗拒自己的破碎，它允许自己裂开，然后在裂开的地方长出新的东西。这或许就是山比人更坚韧的原因：人不愿有裂痕，山却把裂痕变成了自己的形状。

山崩遗迹中有一块孤石，立在半山，远看像一个昂首远望的人。山民说那叫“太乙真人”。其实不过是一块裂石与光的偶然相逢，像所有意义一样，都是后来者赋予的。但人需要这样的赋予，人总愿意在自然面前放一个故事进去，就像把祭品放在神龛里。故事听得久了，石头便有了体温，山便不再只是山。

下山时暮色渐起，回望翠华山，那些石、那些洞、那片沉静的水，都要重新沉入黑夜。可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光会重新描摹那些裂隙的轮廓，把那次古老崩塌的记忆一寸一寸地照亮。山不言语，却让人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破碎，而是破碎之后依然能够生长。裂缝里渗出水，缝隙中长出草，巨石上覆满青苔。山用它的静默告诉我们——所有的摧毁，都在为新生让路。

给父亲的军礼

○毕华勇

父亲是个老兵。1948年那个春天，他所属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参加了瓦子街战役，这让他一生刻骨铭心，而与战斗有关的点滴，他从未提起过。偶尔有一次，他说这是一生见过最多的死人，还有被血染红了的土地与河流。至此，如鲠在喉，把所有的伤痛吞咽。直到父亲去世很久以后，我详细查阅了资料，瓦子街的烈士名录里，有好多是和父亲一起参军、一起上前线的，他们死了，父亲活着。父亲转业回乡，无论当干部、农民，从未吐露过部队的经历，一个人经历过的生死，只有自己知道，不必说出去……

或许，这是我的猜想。我小时候，父亲不管有多么劳累，每当吃过晚饭，给我讲的全是“古朝”里的事，一个个英雄好汉在我柔软的心里，高大勇猛、战无不胜地扎下了根。我就是如此沉浸在一种英雄的情结里。后来长大上学，课本里的英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在我眼前，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总是被那些人物激励着，他们的故事在我心中澄澈透亮。

我就这样在父亲的熏陶下成长，从来没有因为困难而畏缩。伴随着时光变迁，慢慢懂得了父亲为什么从不提起自己在革命队伍里战斗的故事。他从部队回来，身份虽然改变了，但似乎还是一名老兵，内心强大得让村人和我们子女惊讶。有一年，山洪暴发，村里刚打好的一座土坝即将崩塌，父亲跳进裂开的缺口，和村民们用麦秆草硬是把缺口堵住。有一次，农田

基建的工地上，巨大的塌方把父亲埋进黄土里，村人刨出父亲后，他醒来第一句话是问还有别人伤着没，而父亲，几根肋骨已断，残疾伴随终身。在我懵懂的意识里，觉得平常的父亲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但不知父亲骨子里刻有军人英勇无畏的气概。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他能活下来便是一种幸运。现在，回想起父亲的言行，勾勒出了一个老兵初心不改的模样。他在我心里这样高大、伟岸，就是英雄。他从部队回来默默无闻几十年，没有丝毫的怨言，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茁壮成长。

18岁那年，我执意去当兵。父亲稍微惊讶后，笑着对我说：长大了，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无怨无悔。这样的鼓励和期待，全写在父亲的眼睛里。那时，我有些自私，想“逃离”村子，想长出翅膀远走高飞。就这样，在父亲的注视下，我穿上了军装，走进了军营。在部队，从立正、敬礼开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我身上的学生味慢慢地变成了军人味。在军营，我似乎还能感受到空气中一丝丝甜蜜的味道，像故乡洋槐花一样的香味，甜甜的、淡淡的，久久不散。我体会到在这直线加方块的大家庭里，只有坚定地前进，没有退缩的后路。列队、刺杀、投弹、单兵作战——那真是一段崇高而值得骄傲的岁月，练过硬的军事本领，肩负着祖国的荣誉。在明朗的天空下，那些灿若群星的前辈名字，激励着我们，在军营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几年的军营生活铸就了不知疲倦的品格。我每天迎着日出歌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朝向星光站岗，守护着一片宁静。绿色的军装是我的颜色，也是我的骄傲、荣耀。

现在，我拿出父亲在部队唯一的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扎着皮带，系着绑腿。他和两个战友神情平静而从容，似乎根本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他给我讲了许多“古朝”里的事，使他精神升华的革命、理想、奋斗……这些词，从来深谙于心。1947年至1949年，父亲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熔炉，把一种壮丽、尊严感埋藏于自己的心底。他曾含泪告别过牺牲的战友，一如既往地去完成神圣的使命。是的，如今崭新的生活，包含着多少沉甸甸的嘱托和希望。那些永远讲不尽的话语，除了怀念，还有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深深的致敬。

父亲唯一的遗物是兵役证，很小的红本本，里面是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预备役军士和士兵证明书。父亲是步机枪手、三纵队司令部战士。也就是说，如果祖国召唤，父亲作为预备役，会继续奔赴战场……

父亲，这些久远的故事，离我很近。只可惜当年因为我的粗心，没能理解你的内心。今天，请接受儿子——一个新兵最庄重的敬礼。

我想，军礼是最好的报答。

处世之道，所以逆境临水，有助于懂得变通，懂得迂回，懂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因此，“顺境登山，逆境临水”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自然给人的馈赠在于不断给你警醒：顺境不骄，逆境不馁。让我们懂得，人生既要有山的品格，又要有水的智慧！在顺境中，要像登山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不骄不躁，持之以恒；在逆境中，要像水一样，释怀困顿，不惧坎坷，迂回前行。愿我们如山沉稳，守得住仁心；似水通透，悟得了智慧，于顺境中积累，于逆境中成长，从容奔赴人间瑰丽风景。

小花园里开败的芍药牡丹重新剪枝，结的籽送人。经过一个春天，园子里各种花树盛放，热闹了好一阵子，让人每天上班都记挂着那一园子的美景，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确实是这样。已是盛夏季节，它们可劲儿开花、使劲儿疯长的模样显现出不加节制的凌乱。我觉得它们过于嚣张。如果是在野外，我得赞美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可在这院子里，就显出草木欺人的凌乱。无规矩不成方圆，索性凭着心意修剪枝蔓，不求精通技艺，只求院落清爽舒展。一番修整过后，草木错落有致，少了张狂，多了温和，呈现出与人和谐相处的友善。

看着自己打理得干净利落的院子，恋恋不舍地锁门，重回一成不变的日常。

生命中有可回味的青春，山野有饱满多汁的浆果，还有与自己相伴的一座院的花花草草，在浮躁困顿的日子里，它们都是我的解药。常怀善念，静守本心，从容缓慢，静渡流年。

放牛

○杨笑柳

“我家的牛高大，脊梁宽阔，屁股墩圆，走起路来踏实，鼻子出气匀称……”小伙伴如是回答，我的底气立马泄光。

我只认尾巴梢是白色的，可我不知道，村子里白尾巴梢牛有好几个，它们都有棕红色的皮毛，都是高大的成年牛，至于那“脊梁宽阔，屁股墩圆，走起路来踏实，鼻子出气均匀……”这些细微的差别，我实在无法据此辨认。这时候的重点，已经不是怎么来区分，而是需要赶天黑前尽快找到自家的牛，因为那是最大最重要的家庭财产。

后来，我曾有意识地将村子里所有的白尾巴梢的成年牛集中在一起，

顺境登山，逆境临水（5）

○墨耘

深思之，顺境时，人容易得意忘形，不知世界之大、天地之高。登山，既可磨炼心性，又可看到一山更比一山高，认清自己的不足与渺小。逆境时，人容易萎靡不振，有陷入自我否定、自暴自弃的风险。临水，则是自我反省、

自我调节，积蓄力量的好方式。

因为山的厚重、沉稳、包容，给人一种坚定的力量，恰如仁者的品格，所以顺境登山，有助于心胸更加宽广、眼界更加宏大、心性更加沉稳。因为水无常形，随圆就方，看似柔弱，却能穿石破山，恰如智者的

心渡

○李青燕

下乡，熟知陇县的各处山水风物。刚下班，就急匆匆打电话要带我去一处好地方。原来麻家台山沟里的桑葚正是爆果的时节，她要带我去摘桑葚。说是摘桑葚，实际上是爬到树上吃桑葚。紫红色的桑葚颗粒饱满，自然成长的果实凝结着雨露风霜，满是元气饱满的甜蜜。几个人紧抓住树枝，摘一颗吃一颗，吃饱了，才舍得往盆子里装。望着趴在树上吃桑葚的几个人，我有点想笑，因为我想起来曾经看见几只羊趴在半坡仰头吃羊奶子的情景。人很久很久以前，应该和羊一样，我这样想。

惦念自家的小院子。回城中多日，院子无人照料，黄瓜、西红柿刚搭好架，久不下雨，不知干渴成什么样子。上次走时，把

犂都要丈量到，才可能在某处角落里找到正在与灌木对决、与青草狂欢的自家的牛。

我家一头牛，尾巴梢是白色的，这是最明显的特征。我站在沟畔，目光一遍遍在深沟里或者犂梁上扫描，搜索着自家的牛，只要它甩起的尾巴梢是白色的，我就断定是我家的牛，旁边的另一头无疑是它的伙伴。看着牛在安然啃草，我也沉浸在一幅祥和安逸的画卷中：躺在厚厚的草地上，看绿草青青，望白云朵朵。湿润的土地，绵软而厚实的各色青草，五彩的小花在身边铺展，伸手轻轻拨弄，一股清香马上弥漫过来。

这时候，来个小伙伴，吆喝着眼前的牛，准备往回赶。原来眼前的牛不是我家的，是属于小伙伴的。此刻，不光是尴尬和扫兴，更多的是紧张和焦急。

“凭什么说是你家的牛呢？”我疑惑地发问。

身处火热又喧嚣的古城西安，我时常怀念起中学时代暑期在老家放牛的美好日子。

我喜欢放牛，放牛的过程也是放逐心情、放飞自我的过程。全身心投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呼吸、共脉动，仿佛身心在清泉里被淘洗。天地之间、视线之内，只有我和牛。牛动，我的心也跟着动。看牛啃着草，我就胡思乱想牛的舒服、草的伤痛；看朵朵白云在头顶游走，我就想象天空的繁密，“云之家”的空洞，也像那刻心中的某种空旷。

但放牛于我最大的难处，在于辨识自家的牛。每当此时，只好求助于比我小很多岁的小伙伴们。他们识别牛的本领超强，隔着一条沟或者一道梁，谁家的牛，一认一个准。如果身边没有小伙伴，那就只好凭着自己的双脚多走冤枉路。冤枉路往往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因为沟沟坎坎、梁梁犂

我想通过观察比较，甚至引入量化数据来区分我家的白尾巴梢和别人家的白尾巴梢的区别，但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失败，因为通过这种简单比较得出的高低、胖瘦和形态特点，将随着参照物的变化而失去价值，随着个体的分散而失去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

我问小伙伴：“你们是怎么单独区分每个白尾巴梢的？”

一个留着茶壶盖发型、胖墩墩的小子满不在乎地说：“跟区分人一样，高低胖瘦，还有走路姿势。”

另一个还流着鼻涕的小瘦子补充说：“外形，走路姿势，再加上声音。”

“声音有区别吗？”我疑惑地问。

那个胖墩小子兴奋了：“有啊，啃草的声音，嚼草的声音，走路的声音，鼻子发出的声音，甩尾巴的声音，牛和牛发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高低不一样，粗细不一样，长短不一样……”

我被他们的回答惊呆了，我记的是外形，是表象，而这些指标往往是变化的。今天与明天不一样，这一月与下一月不一样，甚至在同一天，不同时辰，由于光照的差异、环境的变化、牛胃的空实，外表所体现出来的诸如颜色、体状也往往是不同的。而他们记的是神态，是神韵，如同人的“气质”，是内在的，是从小到大、从生到死的，一直伴随着的特征。他们对于村子里每头牛的熟悉，就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亲人一样，一丝一微、一气一息、一姿一势、一举一动，都铭记于心、内化于脑、升迁于情，而且，各家的牛，无论大小，他们都给起了贴合其外表特征及内在特质的名字。

放牛的岁月，教我向小伙伴们学习用心去听、去看、去理解每一头牛的细微特征与生命气息。走上工作岗位，我便学会用心去听、去看、去理解并解决好每件大小事，无不裨益。